

舞佛西

鐵苗

鐵 苗

著 西 佛 熊

行 發 店 書 華 華 海 上

月 一 十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鐵 苗

每冊實價國幣 圓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人 孫 懷 琮

發 行 者 華 華 書 店

上海林森中路148號

經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滬一版

人們悶得喘不過氣來！

暴風雨就要襲來，天上佈滿了烏雲。靜靜的白楊頓時吹得咕咕地響，廣闊青黃的棉田捲起了一陣陣金黃的煙霧。離此四十多里的一座聳入雲霄的古塔，在天氣晴朗的日子人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的雄姿，這時被灰沙籠罩着模糊不清。採棉的農民們彼此警告着：「暴風雨快來了！暴風雨快來了！」

這是北方某縣的一個小村莊，名叫「冬不老」村。

這村子并不大，只有三百多戶人家，不過在這裏有一個極大的特點，在別的一般村子裏少有的現象：就是沒有極富的地主，也沒有頂窮的佃農，沒有士紳階級，沒有無業游民；平均每家都有四十畝自耕地，大宗出產為棉，麥，高粱，玉米，黃豆，紅薯。村民除了耕種，還以織布為副業，幾乎每家都有一架至八九架織布機。也許正由於這公平富足的環境，造成了他們愛好正義自由和平的性格，養成了他們團結自尊，勇敢不屈的精神。

這裏的文化水準也比一般村子高。雖不見得人人能作大塊文章，但文盲業已除盡，大多數的人都能

讀書看報。他們對於國家大事非常關切，對於村裏的公益事情尤其熱心，這些都是由於本村農村建設學校平日的努力所促成。

這個農建校在名義上雖是中華農村建設學會的實驗學校，但實際上還全靠本村人民的熱心支持，使之成了本村一切教育文化政治經濟活動的中心。

校長苗鐵生，今年三十二歲，曾在北平某大學畢業，專門研究鄉村教育，立志終身服務農民。他奉派到這村裏來工作已經六年了。由於他勤勞負責的工作，和藹可親的態度，誨人不倦的精神，取得村人的信仰，那些青年農民簡直把他當作村裏唯一的英雄。他不但教他們用新式方法耕種，紡織，讀書，看報，并且還教他們如何做人，如何保衛他們的家鄉。

苗鐵生自己沒有家鄉，所以這學校，這村莊，就是他的家鄉。

苗鐵生果真沒有家麼？不！他有一個很美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可是不幸，在九一八的那夜，他的父母妻子兒女，整個的家，都被那些殘暴的野獸屠殺了！他自己不甘願做奴隸，便流亡到河北省的「冬不老」村來辦農民教育，訓練青年農民，因為他認為農民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基層。

七七事變以後，這村裏幾乎天天有謠言，不是說敵人已經佔領了某地，便是說敵人準備進攻某城，尤其是對於他們自己的縣城特別關心。這幾天大家有點憂慮，因為昨夜這裏已經聽到隆隆的砲聲。但他們並不驚慌，還是很安祥地採棉，紡織，耕種。鐵生有點不放心，便於昨天清晨獨自跑城裏去探聽消息，本來在昨天晚上就應該回來的，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全村的人們都為他耽着心，尤其是農建校

的職教員吳梅子，丁秋紋，周東全，孫漢文，黃爾昌，王綉如幾個人。

傾盆的大雨已從天空瀉下，猛烈的狂風由東南襲來，青蔥繁盛的棉枝經不起暴風雨的襲擊，東倒西歪地在掙扎，有些已經壓倒在泥濘中。遠遠的塔影若隱若現，廣闊沃肥的大地變成了一片烟雲世界。整個的宇宙都在動盪！

霹靂一聲響雷把騰集在農建校屋簷下期待着苗鐵生回來的青年農民們都震驚得退到屋裏去了。操場頓時變成了池塘。旗桿的尖端被風吹得搖幌不定。禮堂裏貼着的「革命尚未成功」的對聯和其它標語圖表都被括到地面。

「苗先生說不定已經到了村口，我去接他！」——龐小弟這樣喊着。一個不過十四歲的青年農民冒着狂風暴雨往村外跑去。

「我真有點着急，怎麼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不要是苗先生出了什麼意外……」大家都這樣耽心的交談着。

「我想苗先生會冒雨回來的，他知道我們都在這兒候着他！」——農建校的女指導員丁秋紋很有把握的向大家說。

接着又是一連串閃電！大雷！

「我真有點害怕！」

「我們沒有幹虧心事，還怕打雷嗎梅子小姐？」一位六十多歲的龐大爹，吸着旱烟袋，安慰着另一

位女指導員吳梅子。

「不是，龐大爹，我不是怕雷，我怕苗先生被日本鬼子捉去了！」

經梅子這樣一提，大家都有點放心不下，有的主張派人進城去探聽消息，有的主張還等一會兒，大家都在紛紛揣測議論。

風雨還是兇猛的進襲着，村前許多低窪的地帶都變成一片汪洋，廣闊的烟海裏見不到一個人影，然而大家期待苗先生的心念一點都沒有減低。果然，在朦朧中似乎出現了一個人影，大家都興奮起來，以爲是苗先生回來了，但那影子到了近處，大家纔認出是龐小弟，他在風雨泥濘中踉蹌獨自回來了。

天漸漸的黑暗了。衆人都有點失望。農建校的指導員吳梅子，丁秋紋幾個人更覺不安。

「秋紋，我想到城裏去看看！」——梅子。

「我跟你一塊兒去。」——秋紋。

「不，你們不能去，你們小姐們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進城去是很危險的」——龐大爹一手摸着他那稀疏的花白鬚鬚，一手拿着他的旱烟袋指着曠野說。

「還是我去吧，爸爸！」——龐小弟搶着說。

「你也不能去，年紀太輕，萬一給日本鬼子捉去了，那可了不得！還是我去吧，我一個六十多歲的人甚麼都不怕了！」——說着他把旱烟袋插入腰帶。

「用不着您去，龐大爹，這是我們年輕人的事！我現在就去！」——一個站在傍邊名叫小李的青年

農民用極響亮的嗓子說，說完順手從龐小弟手裏奪了雨傘就往外走，不待大家也阻攔。

天色已經黑到看不見人了。風和雨雖是弱了一點，但還是阻人行程。大家應該回家吃晚飯了，農建校的指導員周東全、黃爾昌、孫漢文、王綉如、吳梅子、丁秋紋等便分頭勸大家散去。

晚飯後，梅子、秋紋、東全等聚集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裏，一盞如豆的油燈射出黯淡的光芒，窗外的風雨蕭蕭，加重了大家的憂慮。

「苗先生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看是凶多吉少！」——爾昌首先突破了屋子裏的沉悶空氣。

「凶多吉少？」——梅子的眼圈裏浮出了絲絲的淚光。

「我看我們不能不預先準備一下！」——爾昌又接着說。

「你說我們應該怎麼準備，爾昌？」——秋紋。

「倘若苗先生到明天還不回來，我想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這裏。」——爾昌擦了洋火燃了紙烟，慢吞吞地吐出這幾個字。

梅子聽了爾昌的話就彷彿觸了電似的問：「離開這裏？」

「不離開這裏，難道我們在這兒等死嗎？」——爾昌站起來倚窗冷笑。外面的風把燈光吹得搖搖不定。

「爾昌，我也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苗先生萬一給日本人捉去了，我們就該馬上離開這裏？還是

說苗先生回來了，而日本人已經佔領了縣城，我們也應該離開這裏？」——一個高高個子身體比較肥胖的青年問。

「漢文，你問得很對，我也不明白爾昌的意思！」——梅子的嗓子特別尖銳。

「不管苗先生的下落如何，只要日本人一進城，我們就應該離開這裏！」——爾昌肯定的說。

梅子聽了更急了，便用沉痛的聲調說：「甚麼！不管苗先生的下落？」

「請梅子別誤會，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只要日本人進了城，我們似乎非離開這裏不可！」

——爾昌的臉色有點緋紅，聲音有點哽塞。

「若是日本鬼子進了城，我也不敢就在這兒！」——秋紋慢吞吞搭上這麼一句。

「對了，還是離開這兒的好，聽說日本鬼子非常野蠻，尤其是見了你們這些年輕的女孩子們！」

——爾昌帶着煽動性的調子說，然後把烟頭扔到窗外。

「你們都走好了，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等苗先生回來！」——梅子很生氣地往門外走。

「慢點，不要鬧意氣！」——向來不愛多說話的東全，這時站在門口用他瘦弱的雙手攔住梅子的去

路。

「二姐！二姐！還是過來坐下吧！」——秋紋走過去把梅子拉回原坐。爾昌這時氣得滿臉通紅，一聲不響地往外走去。

「得！你又來了！我看你們倆簡直是小孩子！」——東全又把爾昌推回。

「可不是嗎，二姐更是一個小孩子，」秋紋又笑着插了一句。

「好，我們都是小孩子；就是你和爾昌是大人！」——梅子瞟了秋紋一眼。

一陣風終於把飄忽不定的燈光吹滅了。

「好！你們鬧吧！把燈也鬧滅了！」——坐在旁邊一面觀戰，一面打毛衣的大姐王綉如這時候才開口。她是她們中間的大姐，一向沉默寡言，身體很健壯，臉上從來不抹脂粉，終年穿着一件藍布大褂，一雙布底鞋。她的服務精神和工作態度，勤勞樸實的生活方式，很得同志們的稱讚，尤其她喜歡和村裏的婦女們接近，在教育上，生活上，那種種熱心的幫助，很得到村人的讚譽，可是苗鐵生似乎並不十分重視她，因為他覺得綉如的天資遠不如梅子和秋紋，同時她的外表也不怎麼引人注意。

綉如見燈滅了，便把毛線放下，走到窗台上摸了洋火，將燈點燃，於是屋內重見了光明。

「你們看，還是大姐能幹，一句話也不說，可是總給我們做事。」——秋紋笑着說。

「那裏的話，我因為生得一張笨嘴，不會講話。」——綉如仍然坐到原來的地方織毛衣。

「我看我們中間最能幹的要算梅子，你們看，倘她不能幹，她敢留在這兒等待日本鬼子進城嗎？」

——爾昌又向梅子放射冷箭。

「爾昌、你真是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說！」——梅子站起來憤慨地質問，東全怕他們衝突起來，便很冷靜地說：

「我向來不愛多說話，現在讓我來說幾句好不好？」

「對了，還是聽東金說吧！」——綉如說時拉着梅子坐下，然後又走到桌邊將油燈捻大。

「我覺得我們現在最要緊的工作是打聽苗先生的下落。在苗先生的下落未打聽清楚之前，我們用不着費口舌來談別的，更談不到離開這兒！」

「我贊成東金的話！」——梅子。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馬上派一個人到城裏去！」——東金接着說。

「小李不是已經去了嗎？」——爾昌。

「小李是靠不住的。須知我們這幾個人和苗先生的關係不同，要比本地人深切得多，我們都是苗先生一手訓練出來的學生，他待我們甚至比他自己的兄弟姊妹還要好，若是現在他出了甚麼意外，我們大家也就完了！」——東金說到這裏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喉管有點顫動。停頓了片刻，他又接着說：

「我提議我們現在都去睡覺，很鎮靜地等到明天早晨，說不定在那時甚麼事情都沒有了，苗先生笑嘻嘻地和往常進城一樣，帶着一大筐梨回來給我們吃呢！」

「我相信準是這樣」——綉如。

「我們實在經不起一點事情，尤其是梅子那樣容易情感衝動，苗先生不過進城去了兩天，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爾昌見風轉舵，換了口氣。

「還說我大驚小怪？看看是誰大驚小怪呢？」——梅子的氣憤似乎還沒有完全消逝。

「好吧，就算我大驚小怪，我們的梅子小姐樣樣都好！這總行了吧？」——爾昌說完就回到自己房

裏去了。

「我們都去睡覺吧！」——綉如也跟着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東全、漢文等也正從房裏出來，走到禮堂，忽聽有人叫門，原來是龐大爹和龐小弟打着燈籠從外面進來。

「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龐大爹一面用袖子揩了揩臉上的雨水，一面把雨傘靠着柱子放下。

「還沒有呢！龐大爹。」——東全、漢文等迎著回答。

「我帶了兩個西瓜來給你們吃」，龐小弟把燈籠順手掛在牆上，然後把兩個枕頭大的西瓜搬在禮堂的桌上。

「龐大爹又送給我們西瓜吃，真是太不敢當了！」——梅子從房裏笑着迎了出來，秋紋也把房裏的油燈拿了出來。

「這是最後一批西瓜了，再不吃也要爛了，又是這麼大的雨天。」

「這到也是的。」——綉如說完到廚房取了菜刀，把兩個西瓜切開，大家圍着桌子吃。

「苗先生到這時候還沒有回，我想一定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回來。」

「我們大家都這樣盼望着！」——梅子。

大家一面吃西瓜，一面閒談着。雨漸漸地小了。梅子發見對面平原裏有一星星火光朝村裏蠕動，於是她跑到廊下大叫起來：「這一定是苗先生回來了！」大家都興奮地跟到廊下瞭望。已經睡了兩盞也從床上爬了起來。

火光愈來愈近了。大家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熱情的少年龐小弟忍不住拿了燈籠就往門外跑，梅子也忙跟了出去。

火光已到了村口。

「是苗先生嗎？」

沒有回聲。

「是苗先生回來了嗎？」——梅子用了最尖銳的嗓子叫，依然沒有回聲。

兩個燈光相距只有二三百步了，龐小弟又放開嗓子喊了幾聲，這一回有了回聲，但聽得出來是小李的聲音。梅子聽了心裏馬上緊張起來，以為小李在中途將苗先生接了回來。

越走越近了，已經看得出前面只有小李一人朝這邊蠕動。

「怎麼沒有看見苗先生？」——梅子驚訝地問。

「不，那後面不是還有一個人嗎？」——龐小弟用手向前面指。

近了，近了，一直等到小李到了他們的身邊，纔證明了苗先生沒有回來。

「苗先生呢？」——梅子失望地問。

「怎麼苗先生還沒有回來嗎？」——小李用着疲憊的聲調反問。

「小李，快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站在校門口的龐大爹、東全、漢文等忙把小李擁進了禮堂。
小李，揩乾了身上的雨水和汗水，用嘶啞的聲音向大家說：

「日本鬼子昨夜的確進了縣城！城裏現在亂得很！我沒敢進城去，我只走到東門，看見許多鬼子站在城門口檢查行人！城脚下盡是死屍！眞怕人！城裏昨天燒了一夜」！……

「難怪今天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看見城裏那邊天上起了一片紅雲呢！」——龐大爹。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嗎，昨天夜裏我明明聽到炮聲呢！」——爾昌。

「小李，你快告訴我們吧，苗先生究竟怎樣了？」——梅子又急着問。

「對了，你到底見着苗先生沒有？」——秋紋也急着問。

「我壓根兒就沒有見到苗先生！」

小李這句話好像是一盆冰冷的水澆到每個人的心坎，梅子聽了回頭就走進自己的屋子伏在床上咽泣起來。大家沉默着。風雨打着窗紙沙沙地響。小李站在他們中間也不知怎麼是好，只見他身上的雨水一滴一滴流在地下。

「小李，你快回去換衣服吧，今天辛苦你了！」——龐大爹這句話突破了禮堂的靜寂。

「也眞奇怪，我在東門碰到王麻子從城裏出來，他明明告訴我在苗先生下雨之前就回來了！他媽的麻子，他又騙我了！」——小李咕嚕着走出了校門。

燈籠裏的蠟燭快完了。

「龐大爹，您今天太累了，也請回去休息吧！」——東全說着就順手把掛在牆上的燈籠遞給龐小弟。

「我實在不放心！」——龐大爹說了又在禮堂裏徘徊着，最後龐小弟又提醒他燈籠快要滅了，他纔說：「諸位，明天見吧！」

龐氏父子走了以後，東全、漢文、爾昌也都回到自己的房裏去了。綉如把油燈端回梅子的房裏，同時又安慰了梅子幾句，然後燃了一根紙捻子回到自己房裏安息了。秋紋一人在廊下踱來踱去，彷彿有甚麼心事，黑漆的天空裏閃出幾絲電光，接着一聲巨雷，幾乎把屋子都震動了，秋紋有點恐怖起來，便走進了屋裏，可是桌上的燈光，被風吹得忽明忽滅，梅子依然伏在枕上啜泣。

「二姐！」「二姐！」——秋紋在梅子的床邊，撫摩着梅子的頭髮，——「二姐，你安靜下來吧，我相信苗先生不會有甚麼危險的。別哭了，還是早點睡吧！說不定明天早晨我們要離開這裏呢！」外面又是一聲巨雷。

「苗先生不回來，我到死也不離開這兒。」——梅子翻過身去，嗚咽地說着。

「萬一日本鬼子到村裏來了，怎麼辦呢？」——秋紋。

「我們不會把他們打了出去嗎？」——梅子。

「你又說小孩子的話了！打出去？談何容易！」

「小孩子的話？難道只許鬼子殺進來，就不許我們殺出去嗎？」

「自然我們也可以殺了出去，但是……但是我們今晚總不能殺出去吧？……我們現在還是要睡覺吧！」——秋紋以哄騙小孩子的辦法來哄騙梅子。

「苗先生不回來，我睡不着！」——梅子又翻了一下身子。

「甚麼？苗先生不回來你睡不着，你未免太癡情了！」——秋紋說着放聲大笑，弄得梅子滿臉通紅，但仔細一想剛才的話的確有語病，便以反攻的口吻說：

「你這個小鬼，你想到那兒去了？」

「你怎麼罵我？」

「瞧你那張缺德的嘴！」

「我說你癡情還不好嗎？」

「還說！你這個鬼東西！」——梅子氣極了，拿起一個枕頭就往秋紋身上扔去！

「呵！今天幹嗎這麼大的脾氣？又不是我叫苗先生不回來！」——秋紋說了也就氣憤地倒在自己的床上睡了。梅子便又嗚咽地哭了起來。

窗外的雨更下大了，風聲更緊了，梅子在床上翻來覆去，輾轉不能成寐，腦海裏怎麼也離不開苗鐵生的形影，有時坐在床上癡想，有時下床漫步，有時走到廊下眺望，有時彷彿聽到苗鐵生在叫門……這樣不安定的渡過了半夜。

秋紋胡思一陣之後，便朦朧地睡去。她彷彿看見苗鐵生笑嘻嘻地從外面走來，一進來就坐在梅子的床邊密密甜語，對她却毫不注意，她氣極了，便從床上跳了起來，一把抓住鐵生大鬧，弄得鐵生沒有辦法，便對她說：

「紋，我並不是不歡喜你，但是你要我歡喜，就必須聽我的話，我不歡喜一個前進的女子擦胭脂抹粉，尤其不歡喜她燙頭髮，穿高跟鞋！」

「那麼梅子還抹口紅呢，您爲什麼老說她好呀？」——秋紋辯駁。

「梅子不好的地方我一樣的責備她，但經我一指摘，她就改正；可是你呢，我怎麼說你也不肯聽！」

「哼，她改正？她改正了甚麼？昨天他還穿着一件紅花旗袍去『趕集』呢，弄得許多鄉下人都圍着她看熱鬧，我認爲這對於我們農建校的名譽大有妨礙！」

「是的，這些事情我都知道，梅子已經答允了以後再不做我不歡喜的事情。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孩子！」

「好，好，甚麼都是梅子好！」——秋紋憤憤地走了出去。梅子却走過來安慰鐵生說：「苗先生，不要理她，我們到野外散步去吧！」說完就挽着鐵生的胳膊往外走。這樣秋紋更氣了，便回到房中倒在床上放聲大哭……越哭越傷心……

鷄已經叫了，但夜神還沒有離開人間。在脆弱的燈光中，梅子還是熱情地期待着鐵生平安地歸來。有時她靜靜地站着傾耳細聽，聽不到一點有希望的聲息。這時，她彷彿聽到遠遠的傳來一二槍聲、這些槍聲似乎越來越近，愈來愈密了，她有點恐怖起來；同時又聽到秋紋在床上號陶大哭，知道他是在做夢，便忙把她叫醒。秋紋坐了起來，揩了揩眼淚，見是梅子坐在她的床邊，她又妒恨地在枕上大哭！

「我知道，你又做了甚麼惡夢呢！」梅子將秋紋扶起說：「你聽！外面的鎗聲！」秋紋聽到「鎗